

楔子

灰色高聳的城牆外，妖紅似血的彼岸花沿著城牆一片到底，望不見盡頭。

彼岸花，花開無葉，葉生無花；相念相惜卻不得相見，彼岸路上壓抑獨行。

空氣是靜止的，卻不知打哪個方向吹來了風，彼岸花迎著風哀傷的顫動著。

相傳，彼岸花是開在黃泉路上，而這裡放眼所及，只有血紅的彼岸花.....

沒錯，城牆內這座城就是酆都城，又稱夜落之城或鬼城，酆都城由酆都大帝掌管，酆都大帝是個文青，嫌鬼城叫起來難聽，於是下了禁令。

由於嚴禁稱為鬼城，進入酆都城的就不稱為鬼，姑且稱為人吧。

進出酆都城的人都需要路引，酆都大帝治城甚嚴，若不遵守律令的話，所受的責罰.....應該沒有人想承受那樣的責罰吧。

酆都城由一河貫穿，那河名為「奈」，經過千年的整治，已不再充滿血腥味，而是一條清澈見底的乾淨河流。

奈河上有座橋，是鼎鼎大名的奈何橋，曾有酆都官吏上書，說「奈何」這個名字太無可奈何了，建議改一改。

可奈何橋是酆都城著名的景點之一，就跟鬼門關一樣，隨意改名似乎不妥，於是酆都大帝喚來旗下四大天王，也就是酆都城裡鼎鼎大名的四大判官關門商議。

半天過去，商議結果出爐，既然是知名景點，這名字就不改了，奈何橋還是奈何橋，鬼門關還是鬼門關，孟婆熬煮的依舊是孟婆湯。

這天，酆都城外，遍野的彼岸花裡，四個身材高大頹長、容貌俊逸的男人或坐或站，分別穿著紅、黑、綠、紫的長袍，各有各的風雅，四人同框，那畫面真是賞心悅目到了極點。

這四個男人正是酆都城裡地位僅次於酆都大帝的四大判官，四人當中以紅衣者掌管陰律司的崔判官崔風澤為老大，著黑袍棕髮者是掌管察查司的老二陸之道，著紫袍將黑髮全束起的是掌管罰惡司的鐘老三，著綠袍、有著一張妖豔絕色面容的是掌管賞善司的魏小四魏少凜。

崔風澤悠悠哉哉的吹著簫，曲畢，沉不住氣的鐘老三就急忙開口了。

「這該如何是好？難道我們就得照著做嗎？」

鐘老三對於頂頭上司所下的命令感到不滿，他是個習武人，向來動手比動腦袋還要來得快，此刻氣急敗壞。

「不然呢？」陸之道總是一派優雅，一頭長棕髮半束起，頂上戴素面金冠。他用食指比了比上頭，意指他們的頂頭上司，無奈地說：「他一旦決定的事任誰也撼動不了。」

「那個人」就跟個孩子一樣，若違背他的意思，倒不是會被嚴厲的懲戒，會用嚴厲手段的向來是他們四個，至於「那個人」則是會整人整到讓你巴不得跪下來承認自己錯了。

「其實我覺得挺不錯的，這個必須執行的命令。」說話的是四人當中最小的魏少凜，他頂上束著鑲著綠寶石的銀冠，長相妖豔的他愛笑，可那好看的笑容底下藏著的是惡劣的嘲諷和冷漠。

他此話一出，崔風澤、陸之道跟鐘老三都看向了他。

不錯？哪裡不錯？小四說這話對嗎？鐘老三瞪著魏少凜，都快要咆哮怒吼了。

「想想，有一整年的假，可以盡情的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身上沒有掛著四大判官該盡的職責，不用每天應名點卯，多自在啊。」

他可是很嚮往那樣的日子，至於談不談戀愛是其次，愛情講究緣分，沒緣分遇到再多的女人也是沒用，倒不如好好的利用「假期」去做自己一直以來想要做，但卻沒時間跟空閒去做的事。

「就這麼決定了，難得有一整年的假，我們是該好好的享受。」

判官這工作，雖然員工福利挺好的，握在手裡的權力也很大，但還真的是全年無休，旺季時工作量可是很大的，想想他們上一回休假是.....

唉，實在太久遠，想不起來了。

崔風澤的話提醒了陸之道，他雙眼一亮。「是啊，『那個人』可沒說非得達成任務不可，這種東西可遇不可求，若真尋不到，總不好勉強吧。」言下之意是，能用的藉口跟理由就多了。「不休白不休，我們這就啟程吧。」

四個人當中恐怕就只有鐘老三的腦袋還跟不上節奏，待崔風澤跟陸之道身影都消失之後，他趁機拉住魏少凜。

「喂喂，等等，小四，我有話要問你.....」

魏少凜很不耐的回眸，看著自己被鐘老三緊緊抓住的綠色衣袖。

「你是真的覺得這樣很好嗎？到凡間去找什麼真愛，聽起來就麻煩。」

「我說三哥.....」魏少凜在崔風澤跟陸之道前都會賣萌，但在鐘老三面前可就完全露出本性了。

魏小四是出了名的說話跟做事都毒辣，而且他諷刺人之前口氣都會挺客氣的，鐘老三知道他這習性，所以一被喊三哥，頓時一臉防備。

「如果你覺得挺好的，那就真的不錯；但如果你覺得厭煩，那就不太好了，這其中滋味可能要由你自己來判斷.....不過呢，我想你應該在未來的這一年當中都還體驗不出來吧。」說完，輕揮了揮手，瀟灑且華麗的轉身離開。

鐘老三則是楞在現場，眼睛眨啊眨又眨啊眨，小四這是什麼意思.....

忽地一陣寒風捲過，鐘老三懂了，魏少凜的意思是在說他很笨，他發出怒吼，想要封了魏少凜那張賤嘴.....

人呢？他四周看看，這遍野的彼岸花中哪還看得到其他三人的身影，他們已經趕赴人世間去了。

「喂，等等我一」鐘老三隨著呼喊也消失了身影。

在安靜的空氣中，不知打哪兒來又捲起一陣風，似乎有聲音夾雜其中，回應著一奉 酆都大帝之令，他們到人世間去尋找真愛，為期一年！

魏少凜雖然說得淡然，但在前往凡間的前一晚.....他作了個美夢，或者該說是春夢，他夢見他在吃糖，軟軟甜甜的棉花糖，但不知怎地，畫面變成他埋首在女人豐滿的胸脯中，慢慢的舔弄著、吸吮著。

「嗯.....啊.....」女人細碎的呻吟透過耳膜傳進他的心裡，心怦然跳著。

在黑暗中，月光透過窗簾的縫隙，落到地上，原本細微的呻吟聲隨著他越來越霸道的動作逐漸加重，曖昧漸深。

「別怕……」他聽見自己的聲音，夾帶著濃濃的情慾，在安慰著女人。

他的指頭探入女人柔嫩的內壁，感覺她的身體又緊又熱，指頭緩緩的抽送，溫柔又有耐心，直到她的熱液到來，澆淋在他的指腹上，裡頭終於變得濕潤。

他折磨著她，但也同時折磨著自己，他正在跟一個女人纏綿，在夢裡，他愛上她的味道，甜甜的，恨不得一口將她吞下，融進自己的骨血裡。

「我愛妳……」

第 1 章

徐小胖激動到都快要哭了，他那雙被臉上的肥肉擠到只剩下細縫的眼睛，此時都紅了。

在他進入房仲業的第六個月，面臨失業的命運，公司規定，新人可領六個月底薪，可六個月後連一件業績都沒有的話，很抱歉，只能請你捲鋪蓋走路。

他人矮又胖，走幾步路就微喘且汗流浹背，從大學畢業以後因為外型找工作一直碰壁，好不容易經人介紹，進到這家「幸福房屋」當起房仲，可一個月一個月過去了，他也很認真的替客人介紹房子，但就是沒有人願意跟他交易……

眼看著他即將失去這個得來不易的工作，已經窮困到不行的他該如何繼續活下去，難道天要亡他？

徐小胖哀戚的度過了一天，這一晚，店裡所有的房仲都有客戶約外出看房，唯有他獨自一人留守辦公室，之後他不小心睡著了，這一睡還睡超久的，睡到晚上十一點，醒來後發現同事都走光了，他們沒有人喊醒他，把他當成空氣般，對此，徐小胖不禁悲從中來。

他摸摸餓到直打鼓的肥肚皮，哀怨的起身，從抽屜裡拿出泡麵來，打算吃完泡麵後再關店回家睡覺。

可就在他泡好泡麵，坐在桌前摸著肚皮數著時間等待時，店門開了，徐小胖第一個反應是—

都已經快午夜了，怎麼還有客人上門？這時候會上門的八成是鬼吧……

他才 OS 完，一抬頭，當場嚇得手腳發軟，差點尿灑現場。

媽啊，門口真的出現一個穿白衣服的人……他不會那麼倒楣真的遇到鬼了吧！

「你是房屋仲介？」

鬼開口了……喔，不不不！徐小胖打了個激靈，人家明明是人，怎麼把客人誤認為是鬼呢，太不應該了。

可是剛剛乍看之下真的很像阿飄……

「我是我是，您好，請問有什麼需要我服務的嗎？」徐小胖趕緊回過神來，此時也顧不得泡麵還有饑腸轆轆的胃，抖動著身體的肥肉，趕緊來到客人面前。

他靠近了才發現這位深夜客人是個男的，而且長得挺高的，大概有一百八十公分以上吧，身形偏瘦，剛好跟他又胖又矮的身材形成強烈的對比，他深深的感到嫉妒。

想看他的臉還得拉長脖子.....徐小胖這一看不得了，我的媽啊，這客人難道是明星來著，長得可真.....美啊！

男人用美來形容似乎有點怪，但他有限的腦容量裡實在找不出更多的形容詞。

客人有張瓜子臉，皮膚白晳到近乎透明，眼睛是迷人又慵懶的內雙，最搶眼的地方是，他的唇又薄又嫩又紅，像是被咬出血來著，他蓄著瀏海，瀏海微微遮住眼睛上方，顯得有些凌亂但卻又性感無比，就連同為男人的徐小胖睇他一眼都難掩心頭的震撼跟小鹿亂撞。

真的是.....見鬼了！

「我要買房。」儘管有著一張陰柔至極的美麗臉蛋，但他的聲音卻略顯低沉，有點撩人。

徐小胖聽到客人要買房，雙眸乍亮，興奮的搓著肥胖的雙手。

「好好，買房，請問客人喜好哪一類的房型？或是哪一個地段？或是有什麼特殊的要求？好比公設比，要不要有游泳池還是健身房？」

魏少凜眉頭微皺，這個仲介也太聒噪了吧，他討厭在他耳邊喋喋不休的人，要不是怕他中意的房子被買走了，他現在就立刻走人，等明天換個不吵的。

「都不用，我已經找到了，你只要告訴我，接下來要辦好什麼手續我才能擁有那間房子。」

「啊？你已經相中了？」徐小胖本已經磨刀霍霍，但客人的反應卻讓他頓時失落，英雄無用武之地。「是、是哪間啊？」

「這。」魏少凜惜字如金，直接掏出他們幸福房屋張貼在外頭的廣告單。

徐小胖眯眼一瞅，唉唷，這可不得了！他驚恐的往後退了兩步，肥胖的手指頭顫抖著，差點脫口說：客官，這.....您確定嗎？

「那、那棟是.....鬼、鬼.....呃，不是，是比較『特殊』一點的房子，您確定嗎？」徐小胖拐彎抹角的暗示。

身為仲介，就算那間房子是鬼屋是凶宅，也不能大刺刺的說出。前輩說過，只要能賣得出房子，就算昧著良心也要賣，畢竟良心能幹麼？當飯吃嗎？

徐小胖把前輩的話謹記在心，可是他是個老實人，實在沒辦法說謊騙人。

「有多特殊呢？」魏少凜嘴角微微勾起，心忖，這胖子仲介臉上的表情真多，還挺好玩的。

「就.....就是很特殊，你懂的。」到底該不該老實跟客人講呢？徐小胖好猶豫好掙扎，掙扎了老半天，他心裡的天使還是打敗了惡魔，牙一咬，把真相說出來，「其實你看中的房子是棟鬼屋！」

他無法昧著良心啊，雖然他知道，一旦說出事實，這棟乏人問津的房子就不可能賣出去，而他不只會被炒魷魚，還損失了一筆鉅額佣金.....

因為這房子實在太難賣了，所以委託者給了極高的佣金，幾乎是其他房子的三倍，徐小胖心裡頭盤算著這筆佣金，足足有七位數之多，而他竟然將這筆錢給推拒了，不僅心疼更是肉疼！

「喔。」魏少凜淡淡的口吻像是聽到對方說「你好嗎」之類的話。

徐小胖卻激動起來，「還是全台鬼屋排行榜裡蟬聯好幾年第一的知名鬼屋！」

魏少凜瞅了一眼徐小胖顫動的嘴角肥肉，心忖，這傢伙還挺老實的，只是他現在是自己也感到害怕嗎？光說出「鬼屋」就怕了？

「你怕嗎？」魏少凜天外飛來一筆的問。

「啊？」徐小胖楞了一下，隨後老實承認，「怕啊，誰不怕！那棟鬼屋相傳屋主的父母就是在裡頭相繼自殺身亡，之後他們的女兒，也就是屋主的姊姊又憂鬱症纏身，割腕自盡，而她的男友因為承受不了她的離世，半夜翻牆進到庭院裡，在院子裡上吊自殺，屋主的女兒後來也瘋癲了，數次想自殺還好都救活了，屋主怕了，舉家移民到美國，這才委託我們賣房子，可這一賣都好幾年了，連售價都五連降，還是乏人問津。」

「你不要不信邪啊，除了屋主一家人的遭遇，還有其他人也出事了，這棟日式平房是用木頭建的，年久失修，屋主前年越洋花錢請設計公司重新裝潢一下，沒想到才開工一個禮拜而已，就有兩個工人受傷，一個從梯子上莫名掉下來撞到頭，另外一個更邪門，竟然是自己絆倒自己，然後脖子就被尖銳物品劃了一刀，差點沒命.....最後設計公司寧願賠違約金也不願再繼續施工，因為實在沒有任何工人願意再踏進這棟房子裡。」

徐小胖越說越俐落，恨不得把這棟鬼屋的詭異事件全跟客人說了，完全忘了自己是個房屋仲介。

魏少凜卻依然神色淡然，其實在決定買下這間房子前，他就已經先探究過了。

這位仲介還真是老實，說的內容應該是他所知道的真相了，但其實屋主父母不是自殺身亡，而是年紀到了老去，只是老夫妻倆前後隔一個禮拜離世，外人聽了難免有所聯想。

不過屋主的姊姊跟其男友的確是自殺，而且兩人的鬼魂就在這棟老房子裡相依相守，過著恩愛的鬼生活，至於那兩個工人的意外，當然就是那對恩愛鬼情侶的傑作，只因為施工吵到了他們甜蜜且寧靜的生活.....不過他搬進去後，他們就該搬家了。

魏少凜來到凡間，第一眼就相中那間日式老房子，這房子完全是他夢想中，可以安安靜靜、自自在在待著寫書創作的地方。

那間日式平房位於繁華地段的巷弄間，還是條死巷，平常鮮少人走動，唯一的鄰居是棟狹窄的兩層樓建築，目前看起來是沒人居住，所以環境寧靜。整棟建築全部為木造，說是平房其實還有個閣樓，他都已經盤算好，那間閣樓就當作臥房，至於寬敞的一樓則是客廳、衛浴、廚房，還有可以一覽整個院子的工作室。

那個加深大家恐懼，雜草叢生的院子，是整棟房子除了閣樓外最令他喜愛的地方，院子將房子包圍在其中，前後院較寬闊，左右兩邊則是比較狹隘，主要是連接前後院的走道，後院裡有一株高大的桂花樹，夏天葉子茂密時幾乎遮掉了平房屋頂的一半，更增添了鬼屋的氣氛，卻令他愛死了。

對了，還有那扇年久失修的斑駁大門，那曾經喜氣的大紅色油漆都已經掉得差不多了，開門時還會發出鬼片裡頭那種令人毛骨悚然像是生鏽鋸子的聲音，多麼的有意境。

因為太喜愛了，他決定在凡間置產，在這麼美好的居家環境當中，他肯定能寫出滿意到不行的作品。

「好，我買了！」魏少凜豪氣的說。

「對嘛，這樣的房子怎麼可能住人，不買是正常的……」呃，等等，他聽錯了嗎？這位客人是說他要買？徐小胖難以置信的問：「你是說……你要買這棟鬼屋？」

魏少凜點頭。

徐小胖瞬間化身為名畫《吶喊》裡雙手摀臉的經典人物，滿是肥油的下巴掉了下來，久久恢復不了。

曙光從東方天際宛若巨星般緩緩登場，先是一點亮，接著瞬間大放光芒，照耀大地。

天亮了，早上六點，偌大的工作桌前，筆記型電腦的後方，白色的鬧鐘響起，提醒主人，該是上床睡覺的時間了。

魏少凜的注意力從電腦上的文字逐漸拉了回來，修長的手指按掉了鬧鐘，慵懶的伸了個懶腰。

今天的進度他很滿意，劇情的安排也很順利，他發現自己還真的挺適合幹這一行的。魏少凜的嘴角微微勾起，自己是不是該考慮轉行？但是在鄂都城當作家……寫的還是跟鬼怪相關的題材，應該會餓死吧，他猜。

也只有凡間「休假」的這一年他才能如此任性妄為。

魏少凜闔上電腦，離開工作桌，走到廚房倒了杯溫開水，仰頭一口氣喝盡，將玻璃杯擱進水槽後，他踩著木頭樓梯爬上閣樓。

閣樓位於房子的右側，寬敞舒適，裡頭的擺設很簡單，一張黑色素面的大床，還有一個白色衣櫃，沒有其他東西。

魏少凜脫掉身上所有的衣物，將自己裹進黑色的絲被裡，他習慣裸睡，覺得毫無拘束，自在的很……

時光像是流水般的飛快流逝，到今天，距離魏少凜「遵從」鄂都大帝的命令，協同三位同事兼拜把大哥來到凡間已經過四個月了，這四個月他可沒有混沌過日，而是很認真的安排他以往想做卻一直沒有時間去做的事。

首先，他相中現在居住的這間年久失修的日式老房子，花錢買下並整修，讓自己在凡間居住的地方完全符合自己的需求跟喜好，雖然時間只有短短的一年而已，他卻不願意委屈自己。

住的地方搞定了，接下來就是在凡間的工作，那是他一直以來想要完成的夢想—成為一個文字創作者，他寫的，大部分是關於自己的親身經歷，身為鄂都城四大判官之一，掌管賞善司的魏判官，千年的工作資歷下來，面對形形色色的鬼怪，他能寫的太多太多了。

他用「判官」作為筆名，選擇在網路上發表，徹徹底底把自己隱藏起來，只用文字面對大眾，但許是他寫的是自身經歷，讓讀者閱讀時都感覺非常真實，宛如身歷其境，於是發表不到兩個月，點閱率驚人，再加上網路傳播的速度非常快，一傳十十傳百，很快的從台灣紅到香港，再從香港紅到大陸，紅翻了天。

但這對魏少凜而言，一點影響都沒有，魏少凜只是想完成自己的夢想，至於賺不賺錢還真不在他的考量內，他並不缺錢。

他只是用力寫，關在別人眼中的鬼屋裡，每天早上六點入睡，睡到中午一點左右起床，簡單的吃過早午餐以後開始工作，八點左右會暫時離開電腦前去用晚餐，他偶爾會獨自外出用餐，大部分時間叫外賣，或是吃冰箱裡的微波食物。

他醒著的時候都在寫小說，除了每天一個時辰的練武時間，或者其他三位判官邀約他出門，至於凡間的「友人」.....目前只有兩個。

這兩個魏少凜還挺猶豫要不要將之列為「友人」，因為他們都是自己纏上來的，他有時候還會覺得他們很煩。

這兩個人分別是賣這棟鬼屋給他的仲介徐小胖，還有神通廣大某家出版社的紅牌編輯葛麗莉。

前者是因為賣了鬼屋給他，良心不安，在他搬進來以後偶爾會上門來串門子，關心他有沒有被鬼嚇著，或是出了什麼意外，也會幫他購買補充生活用品，在這方面他還挺感謝徐小胖的。

至於後者葛麗莉，她如何得知自己住在這裡，還知道自己就是「判官」，魏少凜還真不知情。

葛麗莉是個聰明伶俐的女人，個性熱情開朗，容貌豔麗，身材前凸後翹，而且臉皮超厚.....不管魏少凜冷臉拒絕她多少次，她一樣不屈不撓，最後成功的讓魏少凜跟他們出版社簽下合約。

魏少凜不是一個可以脅迫的人，他之所以會答應是因為覺得在凡間留有自己的作品感覺好像還不錯。

只是簽下出書合約是一回事，葛麗莉三天兩頭上門找他聊天又是一回事，魏少凜清靜的生活受到嚴重的打擾，於是對葛麗莉撂下狠話，若她再頻繁上門的話，那麼出書合約就此算了，那麼一點違約金他是賠得起的。

於是他恢復了平靜安穩的生活。

魏少凜舒服的沉入夢鄉，他覺得自己在凡間的這一年肯定會過得很舒服，做自己想做的事，過自己一個人的安靜生活，至於那個什麼鬼命令.....找尋真愛？魏少凜早就將之遠遠的拋在腦後。

這樣的宅男生活，想要遇到真愛的確是難上加難，可老天爺常常會神來一筆，戲弄那些嘲笑真愛的人.....

「我買了！」褚小慈牙一咬，忍痛的對眼前的房屋仲介說。

徐小胖再次掉了下巴，自從上一回賣出傳說中的鬼屋之後。

話說徐小胖自從賣出了就連王牌仲介都賣不出去的鬼屋以後，不只逃過被炒魷魚的危機，還像是時來運轉了，後來他賣房子越來越得心應手，這一切都歸功於買鬼屋的那位氣質優雅，容貌俊美的貴公子，所以自動將他視為自己的朋友，三不五時去看他，在知道他對打理生活不拿手之後，主動幫他許多忙。

而他這一次賣出去的，就是在鬼屋旁的一間小到不行的兩層樓建物，一樓可作為店面，但才十二坪而已，屬於狹長型的房子。

坦白講這店面也是賣了好久都賣不出去，難賣的程度僅次於隔壁的鬼屋，原因是這巷子是死巷，很少人做生意會把店開在死巷子裡，除了不吉利以外，也是因為巷子裡面的店面吸引不了人潮，更何況店面旁還有一間鼎鼎大名的鬼屋。

「妳確定？」徐小胖秉持著良心，又問了一次。

褚小慈本來堅定的意志因為又被問了一次而瞬間動搖了起來。

「我不確定。」她悶悶的說，整顆頭垂頭喪氣的擱到桌上去。

徐小胖見狀很好心的說：「這位置真的不建議開店做生意，要不然這店面怎會賣那麼便宜，幾乎是同區的一半價格卻還是乏人問津。」

「可是這店面是我這十幾天來看過最符合我需求，而且離我之前的店並不遠，重點是這是唯一一間頭期款我能付得起的。」褚小慈說到最後心都酸了，台北居大不易，但她還是想要擁有屬於自己的店面跟住所。

褚小慈今年二十五歲，她本來就不是個課業優異的女孩，能夠從私立大學畢業已經謝天謝地，從未想要在學歷上更進一步，步入社會就業是唯一選擇。

但她要做什麼呢？她大學讀的是森林系，要學以致用恐怕很難，而那個時候正好大學同學兼好友傅怡香的姊姊有一間內衣店打算盤給別人，在她的遊說之下，褚小慈盤下了內衣店。

盤下內衣店幾乎花掉了全部阿嬤留給她的錢，她是在新竹鄉下被阿嬤扶養長大的孩子，至於爸媽，她是很陌生的，只知道媽媽很年輕就未婚懷孕生下她，但後來爸媽分手，她一生下來就被丟給阿嬤撫養，媽媽不知去向，爸爸後來死在外頭。

在她對家人的記憶裡，樂觀開朗的阿嬤就是她的全部，阿嬤要她不要去怨拋棄她的爸媽，帶著怨恨過一輩子是很不划算的，人生很苦，要學會苦中作樂，至於那個樂呢，當然是自己要帶給自己，不能依靠別人，所以要知足常樂。

一直到阿嬤過世，褚小慈都還記得阿嬤的叮嚀：人生三樂，苦中作樂、知足常樂、樂觀面對。

所以就算褚小慈花光所有積蓄盤下一間根本不賺錢的內衣店，她也樂觀以對，從谷底翻身，經營內衣店初期是真的很慘，她不懂經營，對內衣這一行也什麼都不懂，一開始每個月的盈餘都還不夠付房租錢，她只好縮衣節食，常常一條土司就是一個禮拜的伙食，後來她慢慢的累積經驗又下苦工去學去研究，拋棄原來高單價的精緻路線，把目標顧客放在一般小資女，再從歐美跟日本批進大尺碼內衣跟運動內衣，多角化經營，而且除了店面以外，她還上網刊登拍賣，經過一年多的努力下來小有所成，每個月的業績都破六位數。

本以為會一路順暢下去，沒想到就在店面租約快到期時，房東竟然說店面不給續租了，若要續租也行，租金得漲兩倍。

褚小慈就算人再好心再善，也知道這是房東欺負人了，她當下就跟房東說不租了，而且月底租約一到她馬上就搬。

為了找合意的店面，褚小慈每天瘋狂的上網搜尋，開店時間延到中午十二點，早上幾乎跑遍各房屋仲介店面。

本來是打算找間滿意的店面租下來，可幾次看滿意以後卻又被房東開的刻薄條件給阻擋了下來，褚小慈牙一咬再度拿出所有積蓄，決定不租了，要自己買下一個店面。

可是豪語發下了卻發現夢想的距離太遙遠，且不說這大台北地區居高不下的房價，沒有千萬想買下十坪大小的地方都不可能了，更何況是一樓的店面。

找來找去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讓她找到一間可以付得起頭期款的店面，可是這店面位於死巷內，而且小得可憐，水泥房屋一、二樓加起來才十二坪而已，屋齡也老舊，隔壁還有間大名鼎鼎的鬼屋，又讓她買不下去。

「是這樣啊！」徐小胖對眼前這位個頭嬌小有著一張可愛圓臉的女孩升起了些許同情。「或許妳可以用租的，不一定要買。」

褚小慈搖搖頭。「我就是受夠了房東隨便漲房租的勒索，才下定決心要擁有自己的店面。」只是夢想偉大，口袋裡的錢卻很渺小。

「我中意這間店面的緣故是，它有兩層樓，我可以樓下當店面，樓上當住家，如此一來便可以再省下一筆租屋費。」褚小慈重新說服自己。「其實店面在死巷子裡也沒關係，我目前大部分的生意來源有七、八成來自網購，來店裡的客人多不多倒是其次。」喃喃說到這裡，她深呼吸一口氣，雙手握拳，看向徐小胖斬釘截鐵的說：「好，就決定是它了，我買了，不猶豫不後悔了！」

徐小胖被這位嬌小的客戶給感動，她真是很努力很認真的想要實現自己的目標跟夢想，他願意再幫她斡旋一下價格。

第 2 章

褚小慈以讓她感動到痛哭流涕，甚至想答謝徐小胖家列祖列宗的價格，買下了位於死巷內的兩層樓店面兼住家。

為了省錢，她沒打算請設計公司或是裝潢師父，而是想全部自己來，舊店貼出遷移啟事，她開著自己買來的二手小發財車陸陸續續將店裡的物品搬到新店裡，每天她忙完舊店裡的工作就會來到新店自己裝潢。

兩年開店期間累積下來的經驗，再加上從小阿嬤就訓練她樣樣要自己來，從貼壁紙，安置架子，還有組裝櫃子，她全部做得得心應手，幾天下來她已經將店裡大致的擺設都完成。

褚小慈穿著牛仔短褲搭配著變形蟲圖樣的緊身內搭褲，上半身則是穿著黑色短T恤，扛著梯子進進出出、上上下下，就算在春天乍暖還寒的氣候中，她仍然覺得熱。

進到屋內喝了好幾口水，褚小慈心滿意足的環視她自己整理布置的結果，休息片刻後，她到發財車內將自己從舊店裡載來的盆栽一一搬到店前作為裝飾，褚小慈熱愛鄉村風，在店面的玻璃窗前擺了白色三輪車造型鐵架，再將香草跟多肉植物盆栽擺上去，接著在玻璃門旁釘上店面招牌，原色木頭上刻著「微笑女孩」四個字。

褚小慈爬下工作梯，抬頭驕傲的看著招牌好一會兒才又將工作梯搬進店裡，準備整理樓上自己居住的空間。

然而在褚小慈又敲又打的聲響中，隔壁的魏少凜卻是睡不好，一會兒翻到左邊一會兒翻到右邊，但不管是哪一邊都會聽到鐵鎚敲打的叩叩聲、還有櫃子拖地的嘎嘎聲.....他的睡眠品質嚴重的受到干擾！

魏少凜翻開絲被惱怒的坐起身來，板著臉來到閣樓臥房前方的窗戶，掀開窗簾的一角往下看—

就是那個女人，這幾天的噪音都是那個女人製造出來的！而那個女人據說是他的新鄰居！

魏少凜抓著窗簾的手不自覺地縮緊，怒得額頭都快要暴青筋了。

他之所以相中這間日式木造平房，就是喜歡這裡的清幽跟方便，整條死巷就只有他這棟房子跟隔壁那間醜得要死的兩層樓水泥房，本以為在這樣的地方，又有鬧鬼傳聞，隔壁應該不會有人想買，他可以獨享這一整條巷子的寧靜，卻沒料到真的出現了個奇葩！

那天徐小胖又來幫他補充家庭生活用品，他一邊幫他把衛生紙往櫃子裡塞，一邊興致頗高昂的說：「恭喜你，你要有鄰居了，她有個很可愛的名字叫做褚小慈，個性挺活潑開朗的，她買下隔壁的水泥屋是想要當店面兼住家，我是有勸她店面別開在死巷裡，但是.....」

徐小胖很多話，尤其在自認跟他很熟以後，常常來他家時就說個沒完，當時他正沉浸在自己書寫的劇情當中，習慣性的把他的話當作耳邊風，沒有把新鄰居當作一回事，結果就是這位新鄰居，徐小胖口中認真向上的好女孩，嚴重的打擾了他寧靜的生活跟安穩的作息。

魏少凜眼角抽了兩下，後悔當初買房子時沒有連同隔壁的水泥屋一起買下，買下來養蚊子也好，總好過現在連睡覺都沒辦法睡。

他有點氣自己的將窗簾拽下，回到床上將絲被拉到頭上蒙著，打算繼續睡覺，可是就在這個時候.....

「給我一個理由忘記.....啦啦啦.....最痛的距離.....我漂向北方別問我家鄉.....We don't talk anymore, 喔喔喔，我們不再交談.....」

魔音穿腦！魏少凜瞬間崩潰。

這是什麼歌聲啊，五音不全就算了，還能從中文唱到英文，甚至將英文翻成中文唱，還自以為很行的用 R&B 的唱法，忽高忽低，還拉長音。

魏少凜呻吟的翻身，將枕頭蓋住腦袋跟耳朵，內心哀號著不要再唱了，但無論如何都阻擋不了那飄上樓、飄到他房間裡的魔音，尤其巷子的寧靜讓五音不全的魔音更是清晰。

魏少凜無法再忍了，他起身下床快速的套上衣服出門，他要去.....為民除害！

「喔，春風它吻上了我的臉，告訴我現在是春天.....春風它.....啊！」

褚小慈唱得正 High，她整理好樓上後發現店面的大門上頭玻璃有點髒，於是又扛著工作梯來到外頭，拿起抹布爬上去賣力的擦著。

一個人忙碌是很無聊的，於是她哼起了歌，想到什麼歌就唱什麼歌，完全無厘頭，她知道自己的歌聲很差勁，可這就是唱給自己聽而已，開心就好，所以她還是唱得很開心，唱到激動處，她還把抹布當麥克風，在工作梯上頭像是登上舞台般舉起來。

可唱著唱著頭一扭，就見到個花美男冷臉站在工作梯下頭，抿著唇雙眼射出萬丈光芒.....喔，不，是不爽。

褚小慈霎時頓住，喔，天啊天啊天啊—她的小心臟在嘶吼吶喊尖叫。

這男人天殺的完全是她的菜，天菜！整個帥勁已經迷得她暈頭轉向，差點從梯子上掉下來。

褚小慈活到二十五歲，最抵擋不了的就是眼睛內雙且狹長，長相陰柔美麗、氣質冷冽的男人，此時此刻站在梯子下方的男人完、完、全、全符合她在心裡頭已經描繪一千遍一萬遍的夢中情人的模樣。

身材頎長偏瘦，亂得很有型的瀏海微微覆蓋住雙眼，略帶點神秘感，他穿著白襯衫跟深灰色復古老爺褲，再搭配針織長版外套，這男人不僅長得美，衣著品味更是出眾。

太完美了，褚小慈在心頭讚嘆。

她心中小鹿亂撞，就是因為這樣，她忽視了魏少凜那明顯至極的不爽表情。

如果說褚小慈此時雙眸泛著滿滿的愛心符號，那麼魏少凜眼裡的就是熊熊燃燒的怒火。

這女人不僅是個音痴還是個花痴！

魏少凜那一張陰柔美麗的臉龐都已經快要凍出霜來了，褚小慈還是如痴如狂的望著他。

「看夠了嗎？」忍無可忍，魏少凜終於出聲。

褚小慈這才發覺自己像個花痴般直瞅著人家不放，哎呀，真是尷尬到了極點。

「抱、抱歉。」褚小慈面紅耳赤感到相當不好意思，說話都結巴了，又想到自己目前的姿勢是由上往下睥睨的角度，非常沒有禮貌，她連忙要下梯子，卻因為緊張，到最後一階時竟然踩空。

「啊—」她身體失去平衡，整個人往後往下墜。

完了，她閉上眼，腦海裡浮現少女漫畫會出現的畫面：女主角不小心往後倒，男主角一個飛撲英雄救美，女主角如夢似幻的倒入男主角寬闊的胸膛裡，被他抱個滿懷，待女主角睜開迷濛的雙眼，正好對上男主角深情的眼神，就在這互相對視的一秒鐘，天雷勾動地火.....

喔，好痛，痛死了！

砰的一聲，背部撞到地上的痛楚讓褚小慈從白日夢當中清醒過來，原來她的夢中情人並沒有一個箭步飛快的向前將她給抱住，而是眼睜睜的看她狼狽的落地。

嗚.....好啦，她承認是自己太自作多情，想太多了。

而此時褚小慈跟魏少凜的「對視位置」做了調換，換成魏少凜從上而下睥睨褚小慈，而且他漂亮的眼睛當中是滿滿的嘲弄與不屑。

在帥哥面前出了洋相，褚小慈顧不了背痛，連忙爬起來拍拍身上的灰塵，將抹布換到左手並藏到背後，伸出右手跟對方示好。

「你好，請問你是.....」她笑容可掬，態度親切，拿出萬般的誠意。

魏少凜冷漠的視線先是淡淡的掃過褚小慈的臉龐，覺得她過分燦爛的笑容很礙眼，再掃過她因為摔落梯子後已經亂得跟烏窩沒兩樣的頭髮，最後，落到她非常有誠意伸出來的右手。

那隻手剛剛拿著骯髒的抹布，還摸到了地上的塵土，現在竟然想跟他握手？

有潔癖的魏少凜當然選擇漠視了。

等了許久都不見對方把友誼之手伸出來，褚小慈尷尬的乾笑兩聲，收回手，可又覺得這樣肯定更尷尬，於是用手撥了撥頭髮。

魏少凜看了眉頭皺得更深，嫌棄的開口，「妳那隻手剛剛抓了抹布，還摸了地上好幾把。」現在居然又摸頭髮？

「啊？」敢情帥哥是嫌棄她髒？「抱歉、抱歉，不然我換手？」

褚小慈趕緊將抹布從左手交到右手，左手伸出去前還在衣服上抹了兩下，表示有盡到清潔的責任。

眼看褚小慈就要伸出左手重新跟他握手，魏少凜直接翻了個大白眼。

真是愚蠢到了極致.....

魏少凜再度忽視了褚小慈伸出來的左手，仰著下巴，幾乎是用鼻孔看人，冷哼了兩聲說：「別再用那五音不全的魔音擾人安寧！」口氣裡是滿滿的厭煩。

說完，魏少凜甩頭就走，留下傻楞楞的褚小慈還沒有反應過來，直到魏少凜走進隔壁的日式木造房並用力關上門，褚小慈這才緩了過來。

難道剛剛那名帥哥是她的新鄰居？喔，天啊，這也未免太幸運了吧！

褚小慈雙手做膜拜狀，開心的轉起圈圈來，張口又想唱歌，但她忽然想起魏少凜最後說的話，猛然停下動作，花美男剛剛臨走前說了什麼？

五音不全的魔音.....

褚小慈羞愧的閉上嘴，看來是她吵到人家了，而讓他登門拜訪，被花美男鄰居這般嫌棄，她有種想挖個地洞往下鑽的衝動。

她默默的拾起掉到地上的抹布，默默的轉身走回店裡，稍待片刻後又默默的出來將工作梯扛進去。

從那天之後褚小慈很有自知之明，整理店面時絕對不唱歌，也把所有的音量盡可能的降到最低。

一個禮拜後，良辰吉日，「微笑女孩」新店終於開張，她已經提前一個禮拜在網站上公告，讓想要親自到店面挑選試穿內衣的女孩們別走錯地方。

開店的第一天，褚小慈在店面後方的小廚房烤了一個她最拿手的肉桂蘋果派，而且是超大尺寸的，用了雙倍的肉桂粉還有蘋果內餡，派烤好了以後她切下一大半用粉紅色

小禮盒包好，準備送到隔壁給花美男鄰居當作禮物，一來是賠罪，二來是跟新鄰居套好關係，至於另外一半則是留在店裡送給上門的客人當下午茶點心。

褚小慈的興趣是做甜點，她純粹喜歡那循序漸進的製作過程，覺得很療癒，所以只要有空閒她都會做甜點，擺在店裡，泡一壺紅茶或是花茶，讓客人享用。

禮物是準備好了，但何時該登門拜訪呢？

褚小慈思考了好一會兒，花美男看起來約二十幾歲但不到三十歲的模樣，應該不是大學生，那就是上班族了，上班族通常白天都不在家，於是她挑了晚上約七點的時間去按門鈴。

沒有反應。

很失望的，褚小慈回到店裡。

隔日一早，褚小慈準備的甜點是低糖 72%的苦甜布朗尼，這一次用來裝布朗尼的盒子是浪漫的 Tiffany 藍，拜訪的時間也選在一大早，早上八點以前她就過去按門鈴了，但結果還是跟昨天一樣。

第三天，褚小慈不氣餒的做了烤布丁，一個個精緻又可愛的保羅瓶裡裝著顏色誘人的烤布丁，上頭再用鄉村風格的緞帶打上蝴蝶結，讓人視覺跟味覺都同時得到享受，只可惜這份甜點還是沒有送出去。

連連幾次失敗，讓褚小慈放棄敦親睦鄰的想法，但她持續烤著蛋糕跟甜點，就當是慶祝新店開幕，用甜點來交新朋友。

當魏少凜走進陸之道的咖啡店時，正在沖咖啡的陸之道猛地一抬頭，被魏少凜那慘白的臉色外加明顯的黑眼圈嚇一跳，連忙動手為他準備了一杯濃咖啡。

「謝謝。」魏少凜開口，氣若游絲。

陸之道又瞅了他一眼，正想要開口問他怎麼了時，鐘老三趁著夜色踏著瀟灑的步伐而來，他一進門就看到氣色超差的魏少凜。

他向來魯莽，說話也直接，當下嚷嚷起來，「靠，你是被小倩給纏上了？氣色差成這樣！」

正在喝咖啡的魏少凜懶懶的瞪了鐘老三一眼。「你不說話，別人不會把你當成啞巴。」

鐘老三雖然被魏少凜賞了一記如毒箭般的目光，但他向來不怕死，尤其很少看個性龜毛又機車的魏小四這樣子，他樂得很呢。

「唉唷，我也是關心你。」鐘老三走過去坐到魏少凜身旁，一手搭住他的肩，表示親密。

魏少凜嫌棄的抖開他的手。「髒。」

鐘老三看了看自己的雙掌，若有所思的說：「剛剛出門前上廁所的確忘了洗手，連這你也感覺得出來，小四你太強了。」

魏少凜翻了個大白眼，但他今天懶得理他，他渾身無力，不想浪費體力。

「你怎麼了？小四，瞧你很失常的模樣。」終於有比較正常的關心言論出現，是四人當中的老大，崔風澤。

「我已經好些天沒睡好了。」

「為什麼？」崔風澤擔心的問，小四是個生活很規律的人，在凡間的生活作息不是寫書就是睡覺，以前也沒聽說他有睡眠方面的問題，難道出了什麼狀況？

「一開始是噪音兼魔音，沒了以後卻是讓人魂牽夢縈的甜點香氣……」尤其是後者，那真是太折磨他了。

「你的意思是，有人做甜點的味道讓你睡不好？」鐘老三覺得匪夷所思。

「對，很不好。」每一天他都被不同的甜點香給弄醒，然後口水氾濫，心頭髮癢，像是一群螞蟻在他的心裡鑽啊鑽，恨不得把那些甜點吃下肚，那甜膩的蘋果肉桂香、那濃郁的巧克力香味，還有讓人舌頭忍不住都伸出來舔嘴唇的烤布丁味……

真的很要命，一天一天每天不同，幾乎都是在他睡覺的時候，那銷魂的甜食香氣就這麼一點一滴勾了他的魂。

鐘老三說的沒錯，他的確是被鬼給纏上了，只是那隻鬼叫做甜食。

崔風澤、陸之道跟鐘老三都知道魏少凜是隻螞蟻，超熱愛甜食的螞蟻，但因為甜食香味而睡不好，還有黑眼圈，鐘老三覺得太誇張。

陸之道倒是很同情老么，從冰箱裡翻出一塊起司蛋糕，裝盤遞給他說：「不無小補。」

魏少凜意興闌珊的將蛋糕掃下肚，嘆息道：「口感跟味道都差了點，我每天聞到的甜點香氣……那個人應該是個高手，如果可以吃到她做的甜點就太好了。」

「你光聞味道就可以聞出甜點好壞，這也太強了吧。」鐘老三不愛甜食，覺得不能理解。

「肉料理得好不好你吃得出來嗎？」魏少凜反問。

「當然可以。」鐘老三答得理直氣壯。「除了食材本身的優劣，料理手法更是其中重要的一環……」鐘老三突然停頓，轉而說：「好吧，我懂你的意思，可是甜點哪能跟肉比啊。」

「也是，吃肉會變笨，吃甜點不會。」魏少凜一句話塞住鐘老三的喋喋不休。

論吵架，鐘老三怎麼可能說得過魏少凜，陸之道跟崔風澤很不給面子的笑了。

「會不會是附近新開了麵包或甜點店，你別每天光顧著寫稿，偶爾白天也要出去外頭晃一晃，搞不好會有所發現。」陸之道建議。

「老二說的沒錯，偶爾出門曬個太陽，你太白了，本以為離開豐都城你會黑一點，沒想到來到凡間你卻越來越白。」崔風澤不滿意的搖搖頭。

老大都開口了，魏少凜只能不太情願的點頭說好，是該找時間白天出門晃晃，如果可以找到香氣來源，一解口腹之慾就好，要不然一直被不知打哪來的甜點香氣誘惑導致睡眠不足，睡眠不足工作專注度就會降低，這可不是好事。

才剛被魏少凜「洗臉」的鐘老三又補了一句，「老大跟老二說的對，你真的越來越娘娘腔了。」他一直覺得小四陰柔的很，皮膚吹彈可破，然後又愛吃甜點，在他印象中，只有娘們愛吃甜的。

「鐘老三，你還是閉嘴好了。」魏少凜眼神惡狠狠。

「我是給你良心的建議……」

「閉上你的狗嘴。」魏少凜更不客氣了。

好像每次聚會都會來一回這樣的你來我往，崔風澤跟陸之道習慣了，兩人默默的喝著咖啡，看戲。

徐小胖在休假日帶著禮物去探望褚小慈，慶賀她新店開張，褚小慈拿出自己做的水果派，再泡一壺英式伯爵紅茶招待他。

徐小胖被各色內衣環繞顯得有點侷促，這輩子還沒有同時間看到過這麼多款式尺寸不同的內衣，徐小胖耳朵都紅了，他趕緊拿起一塊水果派送進嘴巴裡，用吃來緩解害羞，沒想到派一入口，他完全沉醉了。

「這是妳做的？真好吃！」徐小胖誠心的讚嘆，才三口，褚小慈切給他的派就光了。

「謝謝。」褚小慈趕緊又切了一塊給他，而且是好大一塊。

徐小胖對吃的來者不拒，更別說是好吃的食物，吃得開心的他早忘了方才的侷促，話開始多了起來，說著說著當然要將自己把掛賣十幾年都賣不出去的鬼屋給賣出去的豐功偉業拿出來吹噓一番。

「你的意思是.....隔壁那棟大到不像話的日式木造房是鬼屋？」褚小慈咋舌。

那她先前看到的那個花美男不就是個鬼？天啊，她就說嘛，怎麼可能有男人長得如此禍國殃民.....可是不對啊，鬼怎麼可能早上出沒，她看到他那天的的確確是大白天，豔陽高照。

「唉喲，其實鬼屋只是謠傳，人家新屋主搬進去以後我看他住得挺好的，一點問題都沒有。」

對吼，房子已經賣了，裡頭有住人了，那個花美男不是鬼，褚小慈拍拍胸口，安撫了下自己。

不過回頭想想，就算花美男是鬼，有個鬼鄰居她也認了，那種「花容月貌」讓人看了賞心悅目。

褚小慈突然想起來自己想要跟新鄰居打好關係，卻一直沒找到人的事，「對了，徐大哥，那你跟隔壁的新主人熟嗎？」

「當然熟，他家現在可是隨我自由進出。」徐小胖驕傲的說。

褚小慈眼睛一亮，「我的鄰居到底是從事什麼工作？為什麼我想要拜訪他，可是一連三天分早午晚去按門鈴都沒有回應呢？」

「妳去按門鈴？」

褚小慈看徐小胖的表情像是自己幹了什麼蠢事，頓時滿心不解。到人家家裡拜訪不是得先按門鈴嗎？難不成可以自己闖進去？

「他家的門鈴是擺設用的，壞了，妳就算按上一整天也不會響。」

什麼？褚小慈下巴都掉了。

「所以妳要找他直接推門進去就行了，不用按什麼門鈴。」

「你的意思是不僅僅是門鈴壞了，就連大門門鎖也是壞的？」

徐小胖點頭如搗蒜。

「他就不怕遇到小偷？」

徐小胖像是聽到什麼笑話，笑到厚厚的下巴直顫動，「隔壁可是遠近馳名的鬼屋啊，就算大門成天都開著，也不會有有人想踏進去一步的，包括小偷，哈哈。」

從徐小胖口中得知情報，褚小慈於是找了一天再次登門拜訪鄰居。

下午四點鐘，她提著甜點站在斑駁的紅色大門前，瞄了騙人的門鈴一眼，鼓起勇氣把門一推.....啊，真的開了，發出的嘎嘎聲讓人毛骨悚然。

褚小慈鼓起勇氣，跨進一步。

「哈囉，請問有人在嗎？」她有禮貌的先行打招呼，但又不敢太大聲。

在等待回應時，她打量著眼前很大的庭院，庭院聳立著一棵不知名的大樹，大樹的樹蔭擋住了大部分的陽光，讓庭院顯得陰森，再加上雜草叢生，還有徐小胖昨天繪聲繪影說著鬼屋被買下前的鬼故事.....

褚小慈打了一個冷顫，感覺手臂冒出一顆顆雞皮疙瘩，一門之隔，門外跟門內的溫度所差甚大。

「哈囉.....有人在家嗎？」褚小慈想著別自己嚇自己，徐大哥說了，人家買下房子以後住得好好的，什麼事都沒有，可見鬼屋只是謠傳，不可信。

徐大哥還說，她的新鄰居叫做魏少凜，是個網路小說家，每天都是天亮了才睡，睡到中午左右起床工作，是個宅到不能再宅的宅男，家裡很多必需品都是徐大哥幫他補充的，所以她才會挑這個時間點來拜訪，免得打擾到作息跟正常人不同的鄰居。

「請問有人在家嗎？」半天沒聽到聲音，褚小慈慢慢的往屋子走去，踩過一大片落葉，發出窸窣窸窣的聲音，她又嚇了一跳，慌忙停下步伐，拍拍自己的胸口，深呼吸幾下。

而褚小慈這些小動作全被站在庭院角落另外一棵大樹下的魏少凜看在眼里。

他在後院練武，結束後繞過左邊庭院的步道到前院來，就在這個時候聽到大門被開啟的聲音，他第一個反應便是利用樹幹隱藏了自己的身體，看看是誰進到他家裡，結果發現是他的音痴新鄰居，她像隻小貓.....嗯，以她不高的個頭配上豐腴的身型，應該是隻肥嫩小貓，偷偷摸摸的進到他的院子裡，還一邊用細小的聲音喊著有人在家嗎？

聲音這麼小，跟蚊子沒有兩樣，若真要找誰聽得到？該不會是在探查屋裡有沒有人，其實是來偷東西的吧？

魏少凜冷眼看著褚小慈，想看看她在打什麼主意，誰知卻看見她踩到落葉自己嚇自己，而且還嚇得不輕，小手猛拍著胸膛。

這模樣真是有夠蠢的.....

魏少凜不自覺的冷笑一聲，那聲音並不太，但在靜謐得如另外一個世界的庭院裡卻很清楚，而且聽起來還挺恐怖的，褚小慈聽見了，頓時又倒抽一口氣，全身泛起雞皮疙瘩，手腳都在顫抖。

聲音來自她的背後，那她是該往後看還是當作不知情繼續往前呢？

往前就是房子裡，她擅自進屋不禮貌，可若要出去就得轉身往後，因為大門在身後，萬一看到什麼不該看的.....

褚小慈吞了口口水，豁出去的往後轉，然後就看到樹下站了一個穿窄袖長袍的.....
鬼！

她差一點就放聲尖叫了，可再認真一瞅，發現不是鬼，是鄰居魏少凜，他站在樹下
不出聲，真是嚇死人了。

發現魏少凜滿眼嘲諷，褚小慈在驚嚇過後是滿滿的歉意跟羞愧。

她自己闖進人家家裡，還把人家誤認是鬼，還是趕緊離開吧.....

褚小慈抱著紙袋低著頭急促的往大門走，可到大門前忽然想到自己此次來的目的，
已經送了三回都失敗，這一次都已經進展到這了，再退縮，今天豈不是白費工夫。

於是她又硬著頭皮往回走，走到魏少凜的面前，魏少凜依舊一動也不動，倒是挑起
眉無聲的詢問褚小慈想做什麼？

「送給你。」褚小慈用雙手把紙袋遞出去。

魏少凜沒有伸手。

「我是你的新鄰居，叫做褚小慈，這是送給你的見面禮。」褚小慈滿臉通紅，又仔
細的說了一次。

魏少凜依舊不動。

褚小慈的背後開始冒出細細的冷汗，對方總是不動不出聲，叫她該怎麼辦啊？

她腦袋一片混亂，衝動之下，乾脆將紙袋推入他的懷中，強迫他收下，然後也不管
魏少凜有沒有拿穩，咻，飛快的轉身跑了。

魏少凜皺起眉頭，第一個念頭便是將這莫名其妙的紙袋丟了，但突然聞到紙袋裡傳
來的甜香，不由得打開了紙袋.....